



悬疑小说

在从上海飞往青岛的航班上，李豌豆遇到了丁朝阳，他高大、英俊，富有。帅哥遇到美女，爱情顺理成章。然而，两人同居之后，丁朝阳却一直有所隐瞒——他的一个房间从来不对豌豆开放，他不断去别的城市寻找出走的前妻，而午夜那声突如其来的门铃声总是把他吓得要死。爱上了丁朝阳，才女李豌豆从此坠入迷雾。

连谏 著 华文出版社友情推荐

墙里有一只鼻子

我从西藏回来以后，隔壁房间的锁被换了。不久后，宣凌霄又自杀了。

他的尸体停在医院太平间里，我陪阮锦姬进去时，看见一对苍老的夫妇守在一具盖了白单子的尸体旁无语垂泪。

阮锦姬迟疑了一下，还是走过去了，对老夫妇视若无睹，她歪着头，去抚摸宣凌霄苍白的脸，低低地唤了一声哥就跪了下去，紧紧地拥抱着他的头，泪流满面。好久，阮锦姬松开了宣凌霄，小心地替他整理了一下头发，从手包里拿出化妆盒，细细地替宣凌霄化妆，他原本苍白的脸，在她的细致打理下慢慢恢复了生动。

化完妆，阮锦姬又上下端详了一会，给他盖上单子，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就走了。离开太平间后，阮锦姬一语不发地走在街上，脚步飞快。我看她飞快地穿过了十字路口，转过一个街角，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我站在街上，给李长风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宣凌霄自杀了。他说知道了，刑事科刚刚接到派出所的报案，立了案。我惊了一下，问：“人都死了，还立什么案？”李长风说：“因为当初的判断古福利是自杀，所以没立案，现在宣凌

霄在遗书里说是他谋杀，前面的案，就要立一下案，当然，这立案也只是个程序而已，嫌疑已死了，案也就结了。”

洗衣服前清理衣服口袋时，我在丁朝阳衣兜里发现了一张售楼中心名片，打过去一问，才知，丁朝阳已在那订了一套复式公寓，秋末就可以交付使用了。我有些奇怪，想起前一阵他说要在客厅与隔壁卧室之间的墙上打一个欧式壁炉呢，怎么会突然去买新房？

我放下衣服，跑出去找上次的那位锁匠。一个小时后，我指着隔壁房间的门告诉他，这扇门上的钥匙不知放到哪里去了，又不小心把它给锁上了，请他帮我打开并配一把钥匙。

他边折腾着开锁边絮叨，说现在的年轻人都粗心大意，不是把钥匙忘在家里就是出门丢在外面。锁开了，锁匠收拾完工具后，突然抽了几下鼻子，说：“你这房间好久没开门了吧？屋里有股怪怪的味道。”我慌忙说是的，边说边把钱塞到他手里，他接过，慢条斯理地走了。

我从里面反锁上门，飞奔进隔壁卧室。地板上到处是建筑粉末，其他陈设并未改动，奇怪的是，所有的墙都完好无损，忽然想起丁朝阳说是想在这间卧室和客厅的墙上凿座

壁炉，这间卧室与客厅共用的那堵墙是在壁橱里的。我满心忐忑地拉开了壁橱门。

壁橱里一片狼藉，壁橱地板上散落着一些小块的垃圾块，看样子，大部分垃圾已被运走了，现在地板上有的是清理时不够仔细漏下的。壁橱与客厅之间的墙壁已经被凿去了好多，仔细去看，才发现被凿的并不是壁橱与客厅之间的隔壁墙，而是一堵很厚的后来砌上去的墙，厚得让人纳闷，砌墙的工艺并不怎么好，看样子是砌完后，抹平了，又贴上了和卧室一样的墙纸。

丁朝阳并没从一个方向沿着次序凿起，而是从四周边缘凿的，中间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椭圆，像块凸起的丑陋浮雕。我凑近了仔细去看，有股难闻的味道从墙壁里渗出来，是浓郁而刺鼻的腐臭味。

我跑到客厅，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喝了杯水，又折回去，捡起凿子，心惊胆战地找了个点，没轻没重地往下凿。落下几块水泥后，我看到了一块红色的布料，轻轻一扯就碎了。我换了个地方继续凿。几凿子下去后，墙里露出了一块灰青色的东西，我轻轻触了一下，就大叫着跳着脚逃了出去，那是死人的鼻子，因为在水泥中密封太久，已腐败成了青灰色，像熟到烂透的草莓，轻轻一触，就碎成一滴。



投资高手

当他说话时，全世界都在倾听，所有人在追寻他投资成功的秘密。沃伦·巴菲特——华尔街100年来最成功的投资大师，全世界投资者都敬仰的投资智者。他的投资之道，简单得一看就懂，他的投资智慧，深刻到无人能及，成功的捷径是向大师学习。

刘建位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

汗流浃背

有的小青蛙就发牢骚了：我们傻不傻，咱们为什么要爬啊，这么高何时才能爬到顶呢？有一只青蛙就停下来，不爬了。又有两个停下来，不爬了。又有四五只停下来。

因为长期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比马拉松的过程要更加漫长，甚至比婚姻的过程还要漫长。一个成功的婚姻，双方要有决心，有信心，但在漫长的婚姻过程，更要有耐心，相互容忍体谅，才能历经一个个风浪后，收获幸福。一个成功的长期投资，比婚姻更加需要耐心，因为你的对方不是一个有感情的人，而只是一个无法交流感情的公司，只是一堆有数字的股票。这需要你更加坚忍。

巴菲特根本不打算短期买卖赚钱：“我从未期望通过股市买卖股票赚钱。我们买入股票时假设股市第二天会关闭，甚至在5年内股市不会重新开始。”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小故事：

有一大群小青蛙，有一天在外面玩，看到旁边有一个高耸入云的铁塔。有几个小青蛙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爬到塔尖上？”大家一听，激情澎湃：“爬！”于是大家就一窝蜂地开始爬了。爬啊爬啊，大家才发现，铁塔看起来不太高，爬起来才知道很高很高。太阳晒得它们气喘吁吁，爬着爬着

得自己买有股票，又经常听到股市议论的话，发现赚了一点，或者跌了一点，可能早就抛了，反而不会长期持有到最后，根本不可能赚到大钱。

请注意，巴菲特不是聋子，不是瞎子，他天天在股市里，天天看书、读报，对股市动静非常清楚，但他却是主动锁定，主动套牢，对几只决心长期持有的股票，无论大涨，还是大跌，坚决长期持有，一股也不抛。这种坚忍非一般人所能比，我称之为达到了中国古代圣贤孟子所谓的“大丈夫的三重境界”。

大跌也不卖，贫贱不能移。你的伴侣遭受失败了，遇到困难了，没钱了，没权了，你是不是应该抛弃他呢？如果你对他有信心，就应该与他共同奋斗，东山再起。你购买股票的好公司暂时失败了，遇到熊市股价大跌了，你是不是要割肉呢？会的，大部分人都会的。有一个很流行的做法叫止损。是的，在亏损10%或者20%的时候，坚决割肉，确实能够止损。但止损只会让你一损再损。因为你止损后还要再买入其他股票，你并没有把握下一个就一定会赚钱。如果你看准了，就决不要随便止损割肉。就像你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对他有信心，就绝不能因为一两次考不好，就放弃他一生的前途。



纪实文学

这是一群幸运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接受最先进的思想的熏陶，他们的命运，常常让新中国的领导人牵肠挂肚；这是一群不幸的孩子，他们长时间不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尚未长大成人就背井离乡。这群二战时期被送到苏联国际儿童院抚养的孩子，是中国共产党先烈及高级干部的子女。

赵嘉麟 葛万青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

一切为了前线

伊万诺沃军事委员会通知儿童院，组织一批大班学员——起码是共青团员——作为民兵后备军，参加训练。经过筛选，大约有20多个七年级以上的孩子符合条件，其中包括李特特等中国学员。当然，一直渴望当兵的郭志成也终于能够如愿以偿了。

国际儿童院的其他孩子在加斯帕罗夫院长带领下，也积极行动起来：挖简易防空洞、到附近挨家挨户地收集空瓶子为前线制作简易反坦克燃烧瓶。男孩子还用从木工小组学来的手艺，做了弹药箱。

根据战争的需要，苏军最高统帅部讨论了关于将苏联政府从莫斯科全部撤出并迁往东部城市古比雪夫的问题。疏散将涉及全部机关、外交使团、大型工厂、科学及文化单位。国家级的珍贵文物也将被运出莫斯科。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也接到了疏散的命令，他们将前往乌兹别克共和国首都塔什干。

学员们被告知尽快收拾行李，随时准备乘坐火车出发。为了减轻负担，每人只能随身携带一个小背包，除了换洗衣服外，就是往里面尽

可能地塞入干粮——一袋袋的面包干。

去往塔什干的火车没等到，希勒特的飞机倒是频频前来“光顾”。由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0公里外是一个苏联空军基地，因此儿童院也多少受到了牵连。

一天晚上，空袭再次如期而至。

警报声响起后，负责值班的李特特和几个外国学员在老师帮助下爬上了房顶，铁钳子、大水桶平时就备在那里。其他一些大班的孩子则抱着被子跑到学前班的宿舍，一人拖起一个小孩，在保育员们指挥下，匆忙往儿童院旁的树林里转移——那里有临时防空洞可以躲避。

李特特和四五个大班孩子上房后，每人拿了把钳子坐下，大家都非常紧张，心“怦怦”地跳着。空军基地方向，探照灯的光柱不断搜索着进犯的敌机，高射炮在其指引下，猛烈开火。突然，天空中飞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仿佛到了头顶上。学员们下意识地将手里的钳子握得更紧，警惕地望着四周。

“看！它掉在那儿了！”一颗燃烧弹落到了房顶，在地上滚动着，发出“哧哧”的声音。这时，大家已经顾不得

紧张，迅速提起水桶，向燃烧弹跑去。李特特快速地用钳子夹起燃烧弹，但是眼看着就要挪到水桶边上，它却一下子滑落下来，引起了孩子们的一阵惊呼。多亏旁边德国大男孩机灵，干脆将灭火的水桶一股脑儿扣在了燃烧弹上。只听“哧”的一下，那个可怕的家伙没有了动静。

“乌拉！乌拉！”大家高兴地蹦起来，而李特特觉得心脏都快跳出胸口了。

深秋了，天气越来越凉。儿童院的孩子们还没有等到疏散的火车，却接到了新的任务——为前线将士缝制斗篷、棉衣、手套、军用水壶外套等冬季作战用品。

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女孩们头上。接到当地工厂剪裁好的布料后，儿童院为姑娘们分了工：主要的缝纫活计由大孩子们承担，小孩子就帮忙钉扣子。此外，她们还做一些十字绣的工艺品，一部分直接送到前线慰劳战士，另一部分用来换钱给伤病员买慰劳品。

儿童院里早就有缝纫小组，但缝纫机不过五六台，送来的布料却是像小山那么一堆。而时间不等人——冬天已经越来越近了。于是，女学员们采取轮班的方法，这样，就可以让缝纫机一直运转了。

为了孩子而省钱

哭解决不了问题，闹又抹不下脸面；爸爸对我一向冷淡，继母更别提了，连个笑脸都吝啬给我；姨妈一把年纪了，从前为了我，受了姨父不少闲气，老人家一生爱面子，虽然我能怀孕应该是件天大的喜事，但考究一下孩子他爹的身份，这件事就不那么光彩了。

孩子，既然没有人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只能靠自己了。眼看毕业在即，宿舍楼一天比一天空，学校给毕业生的最后期限是7月20日，我必须在这之前找到栖身之处。这时候，手机响了。

“你好，是常清小姐吗？”非常甜美并且职业化的声音。

“我是，请问您是？”“我是博达集团人力资源部的于薇，很高兴地通知你，你的体检一切正常，8月1日就可以来公司报到了。”

“好的。谢谢。请问，公司提供宿舍吗？”得知自己被录用，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有住的地儿吗。

“我们的宿舍在公司附近，两人一间，如果是本地人或者自己有房子不需要，那么公司给予每月400元的补贴。”

天无绝人之路啊，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生孩子前，我

可以先挣一段时间钱，也可以积攒一些工作经验。我在心里迅速盘算了一下：怀孕四五个月，在同事们看出我是个孕妇之前，我就该辞职了。生孩子加哺乳，得休息六个月，这样连头带尾，我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不能工作。

我不知道生孩子要多少钱，也不知道养孩子要多少钱，我只知道，必须在这几个月里，拼命赚尽可能多的钱。我决定：平常心对平常事，保养身体多攒钱，在战略上藐视，在战术上重视。宝宝对不起，当你还是个小瓜子仁，妈妈就要把你当成敌人一样对待。

陈菲也搬走了，她就是本市人，即将去一家杂志社做编辑。为了庆祝女儿顺利找到工作，她老爸买了辆二手夏利作为毕业礼物送给女儿，她搬家的时候我正在外面找房子，回来听门卫阿姨说，这姑娘一共安排了三个帅小伙来帮忙。

因为要省钱省钱再省钱，我找了按床位收费的出租房，八个人住一套两居室，每人只要一百五十块。条件怎么说呢？比大学宿舍差，比民工宿舍强，但可节省二百五十元补贴。

炎热的七月，陈菲开着她的旧夏利，热情万丈地来帮我搬家，我是最后一个离校的，恨不得把整个宿舍都

打包带走，光雨伞就搜罗了三把。两个女生，其中一个还怀着孩子，爬高爬低，上楼下楼，终于把三个编织袋、两个大行李箱统统塞进汽车。管宿舍的阿姨看见陈菲，顿时眉开眼笑：“丫头，今天没有男生来帮忙啊？”

陈菲满头大汗：“咱也得自力更生是不是？”转过脸，陈菲就冲我抱怨：“李天明怎么没来？该出力的时候就人间蒸发，老男人太坏了。我本来是想帮你收拾点细软，哪晓得来干这份重体力活！”我也热得晕头转向，随口就说：“李天明死了。”“啊！”陈菲怪叫一声，“怎么死的？车祸？”

“不不，我跟他掰了。他怎么会死呢？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我咬牙切齿地说。“咦，这么突然？你怎么舍得？”陈菲很好奇，她劝我跟李天明分手不是一天两天了，几乎天天念，日日说。这真的分了，她一时还反应不过来。

“因为我怀孕了。”我轻声说，试图学习李天明，将这事说得轻描淡写、微不足道。“真的吗？你的病治好了？”陈菲激动万分，一把搂住我。

“在孩子的问题上，我们出现了分歧。所以，不久的将来，我将成为一个未婚妈妈！”我一字一顿的告诉陈菲。陈菲看了我半天，然后说：“好。生下来我们一起养！”